

乾隆韓城縣志

藝文

韓城縣志卷十一

修學記

唐 龍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薦震頽乎弊矣上則聖賢無以受厥靈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宿業嘉靖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慨然時宮帑既罄物力復竭而無所於謀乃召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上棟下宇于于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畝之宮數仞之牆乃弊若斯是用爲懼願借諸君之力而共圖之毋曰不能衆聞令若踴赴義若趨各退而剗貲以輸于官簡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募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翬舉丹雘日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中命於諸生曰興學宣教有司之分也崇志廣業爾諸生之責也今夫邑雖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訐訐厥道孔倬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

而居焉游焉我冠長纓寬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董董然
四十人其間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孝
孳于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已
矣曰聚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斯貨焉豈有士而反不學
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
所以廣業也崇志則德日起廣業則工日興斯可以爲士矣卽大
者賢至者聖且油油然而及之無難也又何釋而不爲哉竊聞待
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之士也夫子之道卽
文正之道也其足以興起夫人尤一焉爾爾諸生曰揖于江漢之
前而猶未之興乎其外于豪傑之士抑甚矣雖然宮牆新則觀望
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于是乎惕惕而思肅肅而奮奮
夫豈容已也哉予曰望之予曰望之

芝川鎮城記

韓邦奇

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苟安目前而無深長之思輸將版築之勞尤人所不欲也苟上之人處之無道感之無素雖曰逸道使民亦鮮不怨且亂者語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韓城全候役民而民樂趨之其處之有其道感之有其素可知矣嘉靖壬寅以來屢患兵戈潞陵郡縣兩掠太原極其慘毒歸正人屢言復欲下平陽掠蒲坂渡河入陝韓城隣平陽止隔一水芝川巨鎮東與河距候乃築城浚隍以遏其衝沿河築墩臺以便瞭望增厚縣城以圖固守其役可謂繁且大矣聞候之始建是役也民之貧寡無力者欲徂亡候躬至鄉落慰之曰爾民無懼且安之俟縣官處果苦也亡之未晚吾弗汝禁乃料丁力度衆寡計丈數揣高低工分三等

上者上其工中者中其工下者下其工人心大悅且侯之治韓城也簡易是務不作刑威門庭無私謁公祿無過取平訟獄作士氣庸調賦稅征派有方於茲將及三年仁深澤厚趨時應變其處之感之也固有以結民心矣昔洛邑之工而庶殷丕作遼東之役而民歌浪死豈非處之感之者異哉工旣告成士大夫耆民咸戴侯也來問記侯諱文貴州都勻人起家鄉進士

重修司馬公祠記

郭宗傅

司馬公祠者漢太史司馬公之祠也在韓城縣芝川鎮南陸北際半巖之間爲公墓所在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蓋古跡也歲時則鎮之父老率子弟而祠饗焉蓋舊俗也祠在墓前東嚮以墓東嚮故也左厨屋右碑亭周以垣墉東嚮一門直道東下一坊南嚮榜云太史公祠南卽通衢曲而東北下一坊北嚮榜云

漢太史祠北統秀水清漣有聲南距通衢懸崖多栢西北梁山
層巒列座東面黃河巨浸迴瀾而公之墓祠中焉蓋勝槩也遠
端一栢直上參天晴則翠色凌嵐陰則同雲涵綠風則波濤河
湧雨則霰飄瑩落雪則白黃堆瓊而碧顏尤澈以至夜之蒼龍
月之輝映霜露之瀟厲斗牛之相連雷霆之相震盪鼓舞隨時
所遇變態出神不可枚舉若有以昭公之文章者焉蓋奇觀也
歲既久震風凌雨飄瓦摧垣傾楹剝棟荆榛草莽之間盡荒廢
者半僅存者半其最下北嚮之坊危而當道行者患之神不自
安人不白盡雖勝槩奇觀如前所云者不變而昔人因墓建祠
之意歲時祀賽之誠減于舊也多矣嘉靖丙申冬蒲坂麓谷奴
先生來知韓經公祠而謁焉深有所感遂屬鎮父老而告之曰
古者法施于民則祀之神之聽之則和平漢太史司馬公之記

史也萬世治天下者資之法施于民莫大焉故建祠所以寧神
寧神所以阜民政之大端也失茲二者吾守土者之責也祠之
敝吾其葺之不以責爾而歲時祀饗之舊俗爾肅爾忱無貽吾
守者之責可也遂命工處費徐而理焉蓋丁酉之春也鎮民咸
其仁各子來趨事以贊之樂厥施致厥力恐厥後以圖速厥成
以故材聚而完力合而易事舉而集垣墉肅肅祠宇堂堂庭塗
殖殖坊榜將將巍乎傑制赫乎改觀足以寧神足以阜民足以
述古其功峻矣訖是峻功而民不知役古之佚道使民者與雖
然今猶古也後猶今也古之創建而今敝之固有待于今之起
廢焉今之起廢而後復敝焉不有復待于後之起廢如今者也
是亦麓谷先生之意耶述此意而記之石將以俟諸後耶

八蜡廟記

吳從周

王者道民於農稽歲成而休息焉俾不忘自乃設爲蜡統所祭
神有八諸部故皆得以舉所以報明貺也秦漢斯義猶存第祭
法率不古若而吾韓尤漸盡矣王公涖韓典視六事不數月政
通人和一日招耆衆於庭曰蜡祭報而無祈古也韓獨無蜡故
王道之廢闕長遠爾於是相吉於郊西而建廟焉門一座殿宇
三間巍如殿如靈其妥如矣衆以茲舉也官不言匱氓不稱勞
弗述弗可永也索予纂記予惟蜡爲周之祭夏爲清祀商嘉平
三代至隆盛未有不然者外猶禱上帝天宗方社田祖禋饗不
遺天子公卿親精厥事詎以崇淫黷重在農也君重農民其不
重而安業願末漸視農爲細報祀希復舉矣夫農者終其軀且
曾不幾飽糗而俠徒大賈奴賤之農輕已此而惟咎民遷業是
曰知王道哉韓茲廟而蜡之其重農耶而後之穰穰有年也宜

鎮公之澤不衰公今陞直隸灤州守原山東陽穀人諱應選字大受守中共別號云

重修縣堂記

張士佩

自大禹治梁及岐而龍門闢焉大河於是乎由地中行而奕奕梁山無復懷襄之害而有熊有羆有魴有鱣故韓奕之詩一稱樂土一稱令居而後漢書曰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因以其伯是時也縣本重與迄今縣名韓城者蓋襲詩之芳也城在龍門之南陽縣則居城乾位離臨康衢而縣侯蒞民制建有堂門重門列于後丞簿暨尉衙亦星列歲遠治圯率多傳舍睨之故萬歷辛丑夏堂傾西北蓋霖之寢也餘雖未頌亦岌岌巖墻也以吾戴侯雖心乎舊貫而勢有不能矣遂以庚修白當路而請帑金焉帑金弗敷則以釋讎東矢時佐

之木非堅弗購陶非貞弗登役非雇弗庸且鳩工役而論之曰
眡邑營繕同家室構此奉公之誠余之心也竭爾巧力俾宇永
堅此百千斯年之幸余之冀也汝其各體余心余曰飭汝違則
有常刑於是人各凜凜朝夕殫技而棟梁楹桷則平直中度焉
榜欄櫺櫺則折旋中規焉礪礎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
且以木屑斃餘葺及門廊延厥囹圄卽霖復浹辰而衙解寧居
矣工肇於孟秋既望落成於仲冬癸卯堂楹計則三十有六間
計則七中三間扁曰忠愛堂東二間則鹵庫旌庫也西二間則
銀庫冊庫也虛訊軒建忠愛堂之前而左右盼則兩廊在鑑退
省堂峙忠愛之後而東西室則張拱如翼工云重修而木石之
剏則十之九矩矱昔仍而高廠之拓則十之三勦蕪前哲而勞
費不及於下里懿哉功乎戴侯顧冲焉若虛也第屬余記顛末

垂鏡將來而余益重之因嘆曰堂之修也非飾觀也藉以敷政也而政豈他哉乃國家牧民章程傳之堯舜而萬世不易亦萬世輯寧謬者乃曰堯舜狗人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噫是言也若以狗人爲堯舜病者恣睢哉其人乎蓋仰未察天之道俯未識母之育惡可以泄是堂耶傳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是慈母也非狗赤子之欲者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下濟光明是昊天也非狗萬物之性者歟若夫民牧則亦億兆之天也而於億兆之休戚不容不體亦蒼赤之父母也而於蒼赤之顧復不容不周大哉狗人乎何愆也而彼顧病之自此言一出而生民之禍不可勝計矣且長民者城專百里獨尊一方有欲必成自恣甚易適己之適孰不便之然非建官意也建堂意也適人之適誰不艱之然勉其所難則於堂有光於官無愧

今吾戰侯堂扁忠愛此赤心惟物之箴召杜曰躋曾是越乎且
候莅韓三禩澤廣河潤積燿梁咭龍門億兆口碑卓魯第記不
敢贅也而左右厥工則縣丞曾守約典史吳有光皆與有勞焉
候姓戴諱章甫以吾其別號也銅梁人

重修縣學記

前人

韓之學建於洪武四年東瀕城南臨衢西北則犬牙民居云繼
建而修之有記可考者則三也萬歷辛卯冬余暨大同守三泉
吳公以至日謁先師見廡有頽者乃議修焉顧無如費巨何幸
韓之獻若士各捐厥貲卽身宦四遠者亦以俸餘至獲七百餘
金粟百石而赤裘董役幸有五鄉耆焉懷仁令少岡梁君則監
之歲壬辰則撤廡鼎建焉急頽也癸巳則易毀梁楹桷宮牆門
屏焉甲午則飭坊祠亭路焉乙未則撤明倫堂而宏新之時惟

齋廊未易而瑞淵馬侯至乃竟其工云至于俎豆簠簋樽罍饗
饗煥然與廟學俱新者則以吾戴侯之樂成也是工也役無煩
于里甲金不費乎帑藏修爲矩矱兢兢舊貫第偉麗加焉兩瞻
者壯之以記屬余余竊惟國家當草昧之初卽星建學校網羅
賁矜董之編儒優以餼廩政云鉅矣繁飾云乎哉蓋以之造士
以之育賢冀成王國之植以託股肱之寄此則初學意也又慮
夫正鵠不設巧力無所準乃取士之賢者以端其範聖者以立
其極於是廟孔子先師於學之陽而廡以羣賢從之令士朝夕
瞻焉計其願學之心必勃然而興國之範圍乎士者何深以周
乎當二氏之未聞也生民之害有所歸今之輔世長民者非二
氏也顧政不唐虞若焉誦法孔子者卽欲辭其責復誰委乎雖
然竊見概時之弊者多云漢躬行選士士卽勵行應之故循吏

賢哲后世鮮儼焉今文藝校士士卽雕蟲應之一當論官率稱
材難故科舉之業僉云非世所用也雖然士以業舉進者不有
澤被生民者乎不有勸懲黜獎者乎不有因文見道者乎學術
無異伊胡若此探其本蓋天理人欲之分不分於行而分於情
同行也而豎立獨卓焉彼其識趨獨高也故明道云學者須先
識仁識仁則民胞物與宗子家相渾若一體不以形骸岐而異
視之故親則致其愛民則擴其仁而賢則篤其好故處乎家庭
則敦睦洽於族莅乎郡邑則兆姓寧於野位乎廊廟則彥聖萃
於朝此皆識仁之效也天德王道之真境也然仁有端而識有
機亦自乍見而察其怵惕以擴其如天之仁之度爾蓋天地以
生物爲心士人得之以爲心堯舜禹湯文武則繼天立極以好
生而協萬邦孔子祖述之則以安百姓而垂憲萬世焉今庠序

之前釋雕龍之潤色科試之討論及夫莅官之注措皆是物也
士奚必易業爲哉第患青紫蔽其明萬鍾奪其志不知仁爲行
義鴻具或至違之而侵侔百姓而不思國家訓士之意云何士
之違拂乃至千里此閱世慨弊者所以不能無憾也然憾人可
也見憾于人不可也乃若吾韓之士以當仁自勵者則濟濟也
誰肯見憾于人而不爲庠序光乎行且見天下歸仁矣敬碑以
俟之馬候名攀龍別號瑞洲巴縣人戴候名章甫別號以吾銅
梁人

城隍廟記

前人

韓之城詩稱燕師所完城也有城斯有隍而城隍之神歷代奉
之多加懿封國初刑焉蓋以神受命上帝不可以人爵祭之也
自此城隍若爲神街云韓之城隍廟於艮間邑侯虔祀歲時加

制而邑民則殷於秋報賽會於八月之念薦犧薦樂分隅競勝
蒸燂烹燔則弗欲露陳特爲殿以設之笙鼓管籥則弗欲霖弛
崇臺樓以奈之樓峻殿麗北者陳撰等自幸所藉虔祀者落成
也相率句記於余余謂樓固可記而可記尤有要於樓者按廟
者貌也神之形貌所在也非廟則無以妥神今韓之妥神者諺
所稱正殿是也此制建也脇山而楹四榜曰靈佑殿靈佑殿後
則含光殿規爲前符蓋神之寢殿也靈佑殿前則德馨殿亦四
楹又前則廣薦殿六楹德馨殿蓋邑侯所拜享廣薦殿則邑人
秋報者寶列其中也德馨殿前東西列廡楹皆十三廣薦殿前
左右峙樓複簷巍起樓之北中一坊曰幽贊化育化育坊南四
楹中扁者威明門也門之前又一坊曰明扶政教政教坊南臺
起廉聳一門瀕街榜曰城隍廟蓋神之大門也左右有枝門乃

入謁者所由也枝門各兩楹大門倍之枝門東西各有坊東曰
監察幽明西曰保安黎庶坊之南中有壁屏門而門之啟閉則
司香道士也東西墻則道士居焉墻夾殿東西計則四十武威
明門南廡僅一十二武南北計百又三武北計則一十有二五
分有奇而廟之修也中而而分東則南隅繕之西則北隅繕之
或分或合互相競雄且增所未備焉豈以逞觀美蓋以厚答神
貺也樓始隆慶辛未夏成於壬申之秋殿始萬歷丁丑夏成於
戊寅之冬邑侯王公守中泣韓目而壯之慨諸題字不稱莊嚴
特爲名殿名坊自是神之靈貺益覺顯重而人之覲祥者不容
於弗善也第所謂善蓋明德惠迪之謂非徒以牲醴棟宇爲也
善事神者體之乎是爲記

韓西少梁里之南有澗水自巍山湧淥東流入於濠當夏秋霖冬雪春泮油坎潭汜涉者病焉靡弗云須橋也然營橋當於夾應侯廟之陽少左而道人張崇義者欲便行人而偉神觀遂募荆石橋一洞鑿橋旁列勢頗研昂從以尺計廿有四銜僅得從之半始於隆慶戊辰三月至夏五月而橋成南轅北趾不復濡軌褰裳韓之永賴也崇義將碑歲月鑄施人請以少梁名橋記之余頷而嘆曰少梁者晉魏時亞大梁之稱也晉以少梁腴沃營城戍賴之禦秦及魏大子申之戰乃沒於關中今以名里可橋復以里名名之不忘本也韓南郊舊有濠水橋視斯橋也利濟尤倍今圯廢歲久而率作寂無其人則是橋也子焉能無莫於後之義丈夫哉

馬侯始至韓邑平劇賊旣而修芝川鎮城門樓工起於隆慶已三月越明年庚午十月工乃底績諸父老時顧嘆曰嗟壯哉可以瞻高矣是百千年防禦計乎於是屬張子碑焉夫是城也全侯文者肇築於嘉靖癸卯馬侯春芳隆慶丁卯繼修之增高厚焉築之時蓋兵警太原修則以兵破石州城也修甫畢而蛇頭嶺獍盜結連冶戶川暨桑坪里諸寇剽劫秦晉間植幟屯河壻垂涎芝鎮民洶洶不自保朱丞淵者請於兵憲范公亟修城門爲不可犯計議允而馬侯至至卽贊范公蕩平賊窟已乃集鎮之父老論曰麗譙崇建爾鎮遠猷也顧今荒饑後百姓困極矣吾不忍再困也路側及觀寺計有喬木足構麗譙構之美木可易楠得五百根又可陶甃得六萬塊而甃枘餽庠之費尙不敷吾將如之何父老咸應曰甃不敷吾殷人輸之匠吾中人餉

之稱吾人以下者供之侯堯而笑曰若是則不更爾勞矣近
鎮有一十八里焉吾令甲各一人爲助役父老拜手稽首曰唯
唯侯遂條畫式矩命康尉大英烙木督工四門並作逾一期乃
成南北樓同四楹高以尺計廿有六東西樓楹若井幹高城南
北僅尺許皆重簷角榑城基門洞咸砌以甃望之巍巍奕奕稱
雄城焉是城也當初築時一堪輿者登麓眺焉曰芝川城塞韓
谿口猶驪龍吻珠球將生輝人文後必萃映邇歲科第源源果
符堪輿者之言人未嘗不嘆是城武備而文蔭也今侯荆樓城
視昔峻麗百倍是益光大其珠欲顯碩人文爲濟濟繼也侯之
貽我韓者詎特一鎮無虞已哉侯名佑字維貞號順菴臨清州
人起家鄉貢進士君子曰馬侯是工也經制有章可以垂垂政
模出納無繇可以風告官守故予從父老之請碑之而系之銘

曰粵韓之鎮魏曰少梁漢之建邑更名夏陽在豫之隈在河之傍梁山西屏芝水南襟全侯爲城允矣金湯馬侯爲樓益大以光險設巽渡百世鉅防士民永賴載頌載屬綿綿萬禩侯惠無疆

重修東門記

左懋第

憶流賊發難自萬歷乙卯歲始嗣後間一入寇至崇正三年春正月大肆猖獗控弦馳馬約千數直抵韓城下以預備之嚴韓得無恙仗督糧道共借兵王兵創之殘除鼠竄歷四年五年毒蔓日滋無月不報驚韓民其吁食乎維時城矮堞頽不堪保障前任諸明公奉兩院明文酌之齊士大夫變易空閑餘地供繕城之需而役未終是年冬余涖茲土目擊東西南門之朽敝韓之憂尙未歇也且東門生氣所發閭閻縣風運更正崇隆于是鳩

工庀材擴舊制而增之高不三月而竣其事庶幾屬固鎡厯可保萬世無恙云

新西城門樓記

左懋第

崇正五年壬申冬十有一月懋第爲韓城令大雅中溥彼韓者如見焉登其城東帶河南望華山北望大禹導河積石所至西望之士人指鬱吼者象山又南梁山也詩所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耶癸酉春三月薦紳先生請新其門經費一出達議所就民不知亦不勞令秋八月成樓屹如余慨然而嘆曰歎韓之民當禹鑿大山出黃河水民履倬道厥後韓侯治茲頌韓奕之詩矜佩風流想見其人樂只君子也後數千百年間登斯門者更不一民苦樂萬狀數年間寇蹂躪民大可懷會余來望禹甸思三代大夫士與漢循吏所以治其民者而不得門暨樓成父

老請更名因以望甸名焉

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

前人

漢武帝能用入其中多光華奇銳瑰異之臣然有蘇武而司馬
相如文章衛青霍去病立功名下能與並論噫節於人顧不大
哉子卿墓在韓城西北五里姚庄鄭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蘇山
焉邑有常祀余爲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栢枝咸南向或曰武
公亦有墓韓人常與之爭噫君子之忠草木且格爭爲之徵而
謂人心能棄之歟相與拜者孝廉楊王二君暨諸生麓之下家
者焉墓稍前面東有祠惟垣額成慨欲新余曰善子卿使匈奴
于漢如漢書所載十九年卧起杖漢節久遂成往事茲役也一
土一石而皆以觸人心之忠豈不粹哉始乙亥春至丁丑春垣
成余往落其八十老人爲余言重時記古墓在今墓下烈風雨

墓間日出此地長有雲氣土人異之就視見白骨有碣爲漢蘇
子卿墓土人遷之上磚封墓立祠焉祠額戴令新之問其碣則
封墓中守祠僧性福有蘇山地八畝戴令又爲山下置地一畝
八分四釐皆免其租余均賦仍其故戴令銅梁人自有碑記其
新祠事而垣之成也丁丑春余記之

重修文昌祠記

前人

讀司馬史天官書斗運中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援神契
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然則考之于天文昌者推帝車効
輔弼之義以成天象法天之明精華陰陽臣道之大光者也自
天下之爲人臣者咸思以光明俊偉者事其君瞻象而祀文昌
之祠盈天下亦其光明之理有以取之也韓舊有文昌祠居先
師殿之東北隅垣圯矣先是司鐸新之未竟去後程君以孝廉

來署語司訓柳君議竟之各有捐紳士咸感其事宇垣以新院如也程君偕諸生揖余以記會余與韓諸生爲尊經之約五經應制科者居一外必業一經月朔核之一經通復進一經期三年五經俱乃已二年以來通三經者彬彬矣程君寔董其事余欣然曰韓人士光曜俊偉者不可勝數程君董諸生五經燦然無怪乎與揚天紀之聚精相感悅而璀璨五經之精上結于天下聚于人心貌以祀事其理固然程君繇是偕諸生各出其光明俊偉者以事君亦何愧于戴匡輔弼之義哉聞之小說家曰文昌星降于周而爲人臣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觀崧高之詩星嶽降神以忠孝將相之光輔人國家而康其庶民或亦兩間之氣所不容已果如小說家所云余又于崧高六月二詩知天人之際矣程君名雲翰鳳翔人柳君性恬靜州人先有事于祠

者孝廉趙君蹟昌解州人

邑令石公去思碑記

薛國觀

余邑之訐訐市市嘖嘖士孔樂既瓊自韓侯徠尹茲者不翅伯
閭人其瑕瑜各不掩也戊寅公來挾一年公以司寇官行余邑
無老幼咸愛之不欲捨去擬杖遮道而意其不可留也曰文以
碑爲公甘棠前此有行之者周人之思召公是也而因爲述公
政公下車蘊隆蟲蟲蝗自東南來食民苗幾盡民洶洶公卽零
禱之有沛而來嗣以田祖之神昇炎大雨至蟲去人心以寧行
戶之立以應官而公應之以不應曰定價無虧值領價無需時
不得干胥役之手而前弊悉除兩造陳詞公以雷電之明不敵
之威富不得訖而景不移磚者數十起民情平去幾于無訟退
而猶恐其失之者三反復至退省堂矣噫古有息訟廳以百姓

之訟引爲已咎者至民有勞我父母之懼譌訟俱解公真其人
已而且不差役令訟者自至四境無擾民樂訟之寬復愧訟之
繁矣各糧比徵前俱責戶首公以好義終事之道與民論說而
限期以比復不如此數四日止欲民納糧何苦歛朴百姓且
禁納耗民畏費復戴其仁誰有後之者以咏前人追呼繼以拍
禁拘禁繼以刑杖昔之苦於茶者甘於齊矣河奪地民賠賦水
去地出公正灘界爲百姓均利口碑正新城舊磚女牆未全砌
公曰韓城詩載溥彼近關中推首邑文風蔚盛薦紳多其磚之
無及百姓且土雖增終惡不足守前此之議不決或尹茲者不
先也首出俸磚敵事者二而薦紳以次來俱依期竣工嗣因力
出費有成議而磚彼者金湯之固且不日矣公愛民如護璧而
執法復如山嶽之不移韓之巨賢崇望者多而畏公法無有白

昔不曉者士之能自愛者相見之別其不自愛者惟有三尺在
優禮存學校體面而正色復哉諸生豪猾強梁之亂自觀風而
外加意栽培合士之以月論文者選聲以粹成帙矣而韓土多
佩之韓山水北聚地狹民多公戒奢淫自儉爲民式而幾於縣
衙奇珍珍則不得入公門而寵之一錢震之四知其公自矢之
大者凡此僅足舉公而公政正難枚盡噫古稱循良尹有化鬼
者有馴雉服虎者有中牟三異者有自評其事曰撫字心勞催
科政拙者其清其慎其誠信慈惠不見之物則見之民公無所
愧於其一以愛韓民之心愛天下民剛柔互劑緩急併用公得
當以報朝廷矣茲詔以士師行其將有所大用於公公復勉乎
哉而爲紀之公諱鳳臺號翥雲乙丑進士山西陽城人

邑侯左公救荒記

晉賓王

聖天子御極薄海內外向風又安關以西獨反側多故帝曰亂
生機僅貴在司牧詔廷臣選舉經邦國德保元元者分西土之
任繇是蘿石左公以東萊世家來握韓符星輅所至宣德達隱
反側章莫敢牧馬梁亦境安可知也踰年癸酉夏四月不雨至
於八月又踰年甲戌春大饑斗米千錢壯者散老羸斃踣溝壑
選選有之公告於天子請發帑遣使賑貸復周咨鄉大夫士勸
里甲各輸金拯救薛曲里則李生景修張生有德偕不肖實奉
厥命云計通國得金若干糗無告若干生有濟莘有掩疾病有
醫藥四越月事竣全活數萬餘人嗟乎爲人臣爲人君當如是
矣君子曰善哉仁義搏天子數萬生靈置之衽席上心何誠也
又曰西北久不靖不遑之徒攘臂嘯聚況連歲凶饑間井蕭索
死無日有不相率梗化者哉公戴星往還強心籌畫困窮者沐

德魁攘者輯志以無負天子之寵命忠君而愛民參贊天地斯謂之仁義矣過此以往秦人觀於仁義向於聲教與環海共安於無事使聖天子無西顧憂公牧韓漸摩之功豈小補哉是爲記

重修府君廟記

孫必達

芝川之有府君猶邑城之有城隍也一方生齒於是乎庇祈報穰弭於是式靈夫人治之衰久矣刑政廢則手足亂禮樂墮則性情舛是以地秘其實天愛其道山川之氣泄日星之光薄人罹天札物干疵癘民生斯世百難具集於是乎聽命於神陽失職而陰代理明微而幽祐焉此神道設教聖人所不廢也芝以彈丸孤城左逼晉右陞秦當河之津爲邑南屏方千戈擾攘時揭竿而起者每覬覦之執爰而前者時衝突焉岌岌此一塊土

邑南半壁數萬生靈殆累卵不啻乙亥丙子間流寇猖獗蹂躪
郵落焚劫淫殺烏無完巢芝屹立虐燄中攻圍浹旬堞無損土
祭未冬境固先鋒東渡道趨鎮城輒欲魚肉斯時也內無援甲
之卒外無救援之旅城非蹙蹙池不濡軌意可不亡矢遺鏃一
鼓而下然以數萬之衆蟻附蟻集礮發如雷矢注如雨窮日竟
夜士餉馬殫竟不能得志滿然而返丙戌康衛兵起所在焚劫
兩邑震動併力環攻曠日持久析骸易子人無懈志維時洽陽
之民幾於卷土出者荷戈居者餽餉省城方棘鞭不及腹方將
彌月經年期碎斗城視如几上饒移中魚賴拯溺之師自天而
下敵兵驚潰遂就撲滅鎮以安堵其餘驚塵戒心者指不勝屈
竊嘗異焉兵燹之際天發殺機金斗如函谷易如拉朽百二如
長安勢如破竹大河天險一羣而渡燕都神京一戰而登他如

名城巨鎮巖邑重關所在無完壘而芝獨以黑子之區得免於兵火國人和也哉亦明神之靈有以保障之也其西廡崇正四年災垂十有三禩神像不妄廟貌不飾鎮人每怵然以癸未歲議輯羣力將聿新焉方舉事而大亂中止數年以來所在蕭條芝稱蕃穀見民力之普存矣爰圖厥成庇材鳩工富不愛貲貧不愛力樂輸勤事輸與一新首事於丁亥仲夏落成於戊子中秋棟宇七程一仍舊址而宏敞過之矣廡中神像原有關夫子以列坐無嚴另卜新基創闢廟宇餘若聖母若幽司諸神悉從其朔曰吾有所受之也工竣將貞諸石余當筆愧蕪陋不能文謹述其始末

神道嶺建城設兵記

國朝湯斌

韓西北距古翟國孟門下羣山盤駢木包生原隰可藝民陶穴

或降邱宅土非沒稽天髮焦山農耨厝孟祝其佐穀栗桃麻冢
雖免錫薪其餘粟者如牡丹山下玉蓮池千甘泉沮水民往往
歸韓市易布帛去當是時韓東帶大河易渭川咸陽粟西則坐
緄金同一路遙有水旱不至橫眉嗚呼此棘林未熾桑海未遷
室家割處時也厥後庚癸呼脫巾數告斬木揭杆蟻聚蜂屯望
屋食妻孥化離山中蘆澤莽荆棘豺豺虎踞狐鼠爲囿蛙鳴圯灶
風雨焚燐求當年乘時播熙熙往勿可得都諫高公作諸生以
天下爲已任及青蒲鳳鳴輒疏請城神道嶺設戍兵選廉勇將
官請鎮茲土爲久大圖以神道嶺環堵皆山連宜洛控澄城韓
鄧襟喉伏莽巢藪非乘險屯難難嚴關鎖鑰兵至則寇鼠竄兵
去復鳴張疾雷不及掩耳始以爲不足圖究且蔓不易戢以故
賊斯屯斯一勞永逸非安韓安秦也安秦安天下也疏上依行

命義高金巡撫馬批道同道陳往營
丁酉而告竣焉雖然猶有慮倘專閫
非廉勇其人將向苦盜今
苦兵待徵糧無益幸推轂得左將軍
以數世大將軍裔年少登
壇目飽陰符胸抱黃石轅門如細柳
刁斗如程不識賞罰嚴明
甘苦同茹麾下健兒畏威百姓於是
焉安堵允譚笑風雲建鼓
中原者矣夫殿上得長儒師中得小
梓汔可小康昔疏廣受旋里昌黎稱
述國畫歌詩鄉先生可祀
如此之創建非常豈愧漢之廣受二
子鐫石誌不朽誠不可朽
也夫天下事惟公可以感人今日者
城圯如矣營星羅矣肇率
耆履道坦矣可耕可樵可戰可守
兵農合一軍門胥慶都諫
公之賜左將軍之德威而一時相與
有成俾閭閻蒙其庭其
檀非賢智之急公濟蒼如生員薛國
悅安若磐安若嵩王國珍

高光引者亦烏能落成易易乃爾哉都諫公高諱辛傳登癸未進士將軍左榆林衛人

龍門遊記

党學雅

予經伊闕人盡稱龍門竊嘗疑之龍門在予鄉詎有二哉獨以未得至少梁爲憾夫遠在他方而負奇詭靈異之名者尙足以奔走天下之人近在咫尺往往多棄之不一省覽予陋矣丙午之春自河津而西急思龍門望見羣山卽求其罅以當之山勢盤亘連而不斷北爲鄉寧西爲韓城渾渾茫茫不見所謂門者竊謂門以兩岸對峙爲義如秦之長門吳之天門越之石門水貫其中而可以涉可以亂可以沿溯者皆可以稱之行二十餘里乃見黃河瀾漫嶺森之光洊湧怒號之聲迅疾注下之狀蕭蕭而畏之已而至千門之左以瞻門右之阜河束如帶似可超躍

志應其廣八十步蓋冰凍時安流號渙人或履而過之不必引
其江之絲矣嘆曰爲地紀之咽喉百川之伯長蛟虬之都會風
雨之擊擊音非此門也耶門未闢則懷山襄陵之澤水壅于上
門既闢則潏柱巨靈之奇蹤呈于下微但是也溯於積石壺口
俾曰漬之冠冕安其職散于徒駭馬頰亦俾九河之本支奏其
功天地平成有如此門人皆曰禹之大智異于昏墊故能然嗟
乎神哉謁禹廟成禮危峻而壁削者其山也拾級而聚足者其
磴也懸樓而過仄者其閣道也垂綯而用汲者其飛樓也鐘鼓
鐘鞳音徹天際古木堅疎翠流壩外老碣十朋層峰萬疊有礫
手將以象雷霆于亟止之無使驚尾爆鱖者驚怖而坎遁與人
促予行榜人亦騰舟以待曰及此未風而渡無誤乘于風伯之
怒也登舟回顧禹廟已若在天上水雖祇平其深乃不可測舟

予以竹筒鑿石而通之上行少頃可渡則斲乃合力俟而西
岸岸有巨石上有禹廟不特靈神不可數瀆故也予于龍門夢
想者數十年今始一應其旦釋憾焉後之君子有來遊者其知
河之濱垂者而好遊者乎

創建邑侯左夫子祠記

賈宏祚

當先生之令韓也韓國於寇盜者再國於荒旱者再而先生卒
以寧以生理甚從容方且日糾韓士相與講尊經復古之學
不輟也辭以應童子試受知卽以真學術真人品相督率因得
受易傳粗識爲學大旨雖於先生涯岸不敢謂能窺萬一而私
心竊兢兢焉惟恐出處違違問一與先生之旨相刺謬以孤先
生望凡六十年於茲矣先生之風且猶流連往復於韓民之心
而數十年來人文蔚起韓之鄉大夫皆先生所造士焉以祚之

厚叨培植合之韓人無已之思夫何不可度地建祠護先生遺愛而遷延濡滯以有待也蓋將與韓之人蹟先生於雲烟諸君子之列配享烝嘗萬禩而故史未裁然仁者好人祚早有以窺

聖主之心矣 國家定鼎後識時之彥爭相擁戴未嘗不邀

聖世寬大之恩而 帝王之愛憎取舍自有在也先生奉使北上至張家灣卽請謁陵雖不許而聽其遙祭入京又請祭告諸陵改葬故主雖皆不許而聽其陳大牢於寺堂甚至麻衣孝巾草履長揖南向而坐而皆不之怪非甚愛之而能若是乎而說而留而追還而命薙髮惓惓招致不可謂非有所愛之也卒之抗節 王庭惟請一死

世祖亦不奪其志爾豈真不惜又聞致命之日沙風忽起屋瓦

皆飛一時罷市天人且交悲而謂

聖主不爲隱痛吾不信也叩馬孤忠何嘗不賢於周八之口而韓通之死宋太祖榮追贈焉今

天子微顯關幽崇獎忠節彪炳如先生知不終泯泯也特以祚薄日暮迫死期六十年來未嘗忘先生禋祀不欲遂賁志以沒於是闢蘇子墓傍隙地祠之祠成韓人方相與請次丁幣祭已得請矣於戲是可以觀人心而亦以見先生之德爲終不可訖也已

重修太史廟記

翟世珙

韓城縣之南濱河爲芝川鎮鎮城之南爲司馬坡東臨黃河西枕高崗爲符漢太史公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極靈福善禍淫一一如春秋之筆民間禱祀今已千七百餘年然墓前明堂及

左右龍虎久不可考左方斷岸逾千尺下有芝水崩陷不止工費浩大未可輕議右與今路南南原本通爲一大高原不知從墓大路開自河時今已深數十丈康熙七年余領任欲補起廟前明堂首貢楊輝裕糾集鄉老楊四可等二十人共謀之本原土甚少不敢動南原距本原深遠各數丈擔負艱難乃於東西路上作南北飛橋募車於橋上往來載運南原之土甫數日遂補堂基長九丈六尺濶五丈六尺鄉老等謂誦習太史公書者不止吾官奈何獨費官力因請疏募將堂基及右岸並用灰磚三層嚴加封裹其基下左側溝濶自東遶而前仍填溝數丈爲神路神路南建坊通大路蓋好德如此然前簿特有限之力又名實多迂享殿門坊越六年而工不竣四可等恥之獨遠近募不倦猶不足乃重詣本鎮紳耆請卒成盛事工成付余剩銀二

兩使轉付工書立碑且求將前後勤勞一一叙明俾後人不致廢墜余亦以太史公廟與瀆祀不同凡募助者姓名皆不可不記也然左畔太高難封累千年之後慮岸谷之不時終爲一缺又自康熙八年衆爲太史公廟會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適有華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詳謂司馬子長四柱爲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壽七十三卒於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長臨字與仲次觀字何求史通臨之孫也葬爲安漢公封史通史通辟莽亂偕逢萌居嵩陽尋遷南陽司馬徽正臨嫡派今子孫或在洛陽同姓或在襄陽馬姓觀之八世孫爲懿傳帝十五葉辟劉宋之禍去司反高門又有女爲楊敞夫人敞後堅傳帝二世前五代終始皆子長之裔也而觀裔司馬君實與臨裔司馬徽皆別有其不朽以德不以位又云宋仁宗時贈太史公諡曰文今兵火

遺失據此則天之報子長與後代之尊崇子長可謂極盛然皆不見經傳歷查無據故余叙太史公世家不敢入諡扁初已粧成未遂懸也會期暫用二月初九日不能得的確生辰爲二缺子孫支派考據未詳故康熙八年余爲請奉祀生員未蒙批允爲三缺遺失諡法無以光廟額爲四缺又太史公像墨刻無鬚而今廟像有大鬚計子長未宮之前才二十七歲雖有鬚不宜侈或有錯誤然天下塑像僅見於此未敢議更亦當考據妥確另建一像今未建爲五缺又聖廟皆有配子長之配得二十一史方成鉅觀衆限於力爲六缺故於記有二義一記成以報鄉老楊四可等二十人錫賁者若而人一記缺以俟後人

韓城縣廳事頌并序

孫星衍

癸卯十月二日星衍觀龍門自河津濟越日抵韓城訪知縣傅

君清渠時君奉調同考爲內簾署知縣傅君中峯先生以候補知縣來在官旣見伯清渠以其日歸莅任二君告新舊政畢因與星衍燕于新作廳事中峯名錫山清渠名應奎中峯君者清渠之季父也星衍乃舉酒屬二君曰古者世祿今則選賢尚能九品官人非稱職不在其位知縣守百里其曹有吏戶禮兵刑工上官倚以出政韓城古左馮翊地溝瀆利禾黍財賦倍他縣而二君先後官之若處家百姓愛二君若父母古者無有此是宜飲二君具起飲之清渠又曰君所知未也固當告君應奎先世居汝陽五世祖諱

官明萬歷間兵部尚書以監察御史

巡按陝西地方有仁政夫先人治是省而應奎適官其縣季父又以署事來人旣以爲吾家累而不知其又有異應奎往與季父同筆硯稍長同膠庠應提此試又同列優等庚寅年

周

科鄉試同中式辛丑年挑選舉八又同一等以知縣用簽發則同陝西省今又先後承乏是縣易衣而出并纓而食子孫不異教奴僕不異令家之人或忘其在官而縣之民亦忘其新舊教則遇合之奇而亦祖德 君恩之不可忘也其何以報諸星衍于是又酌而自飲之爲二君慶且頌曰

籍兮咸兮肆志于竹林豈若二君來鳴琴兮畫一之政若齊厥家思先人之蔭德音不遐兮戢戢中堂惟新作兮我奚頌君形民之樂兮

藝文

韓城縣志卷十三

考 辨 議 論 墓 志 雜 文 書 後

雍韓考

張士佩

韓何昉乎昉於周左氏傳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而史伯亦云
應韓武王之子宣王時賢其裔而禮之故尹吉甫有韓奕之詩
焉其一章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
方以佐戎辟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弗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
錫鞞鞞淺幘儼革金厄其三章曰韓侯出祖出宿於屠顯父饁
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烹鼈鮮魚其藪維何雜筍及蒲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其四章曰韓侯取妻汾王之

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
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碩之爛其盈門其五章曰蹶父孔
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鱉
甫甫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其六
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
豹黃羆釋斯詩也韓蓋侯伯之國也及大穴韓武子萬食采於
韓原乃爲邑武子後獻子厥從封邑姓爲韓氏是爲韓厥獻子
後宣子徙居州州蘇忿生之州邑也宣子後貞子徙居平陽貞
子後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益大大於諸
侯康子後景侯立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列侯後哀侯立
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韓分晉得南陽郡及

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
宏農得新安宜陽及陳鄭之國而初所食采之邑曰韓原者乃
爲魏分焉魏之分也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汝
南及開封而開封中原地號大梁而韓原時曰少梁蓋以界秦
戍守重之也韓原有龍門龍門雍州之域也而鄭則豫州之域
也豫之韓大國也人多知之雍之韓始則國而終則邑也人鮮
察焉故余稽諸經傳悉爲著之俾地各昭昭免夫混淆之用也
雍韓之考也初非爲志也蓋以余爲韓人昵昵于韓蹟思晰之
故從而上稽焉以是韓之名域始獲沿徙之詳在雍在豳自源
訖委各有明徵今以毫釐爲志竊思是考也可充志之前驅故
從而弁之爾

太史公世系考

前人

芝川之南里許爲韓原原之麓有漢太史司馬子長墓按史記
子長自叙重黎氏世序天地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在秦者名錯錯孫靳事武安君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孫昌爲
秦主鐵官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
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
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而太史
公卒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於是卒述周唐以來至

於時止百三十篇按漢書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
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封遷後爲史通子
而我明去漢千有餘稷墓及廟貌儼然恒飭歲春秋邑恒虔祀
顧守塚無人余竊歎焉因捐簠下腴田募人耕之爲守家戶子
長自云生龍門而河津花龍門爭子長爲其鄉人聞者感焉故
余檢子長自叙而碑之使觀者目奔秦及入少梁字則知爭者
誤也

辨

墓辨

前八

韓西南保安村麓有鉅塚三相傳爲公孫杵臼程嬰趙武墓邑
乘載之何景明爲雍大紀止稱公孫杵臼墓在韓城縣西南程
嬰墓在韓城縣西南保安村獨不及趙武墓夫嬰有功於趙趙

必不遠窆乎嬰顧從曰而墓韓焉豈生同志窆同域古或有之乎若文子則國君鼻祖也雖嬰所曲成必不從嬰而窆今乃三墓於保安之麓此則鄉人之誤也蓋鄉人止知三人一事同功故培嬰曰之墓而及武用此邑志有之而大紀不載者不爲俗惑也

前志所論是矣今按堡安村現有巨塚三或亦葬於此未可知也

議

常平倉議

左慈第

崇正六年泰大饑韓城令左慈第自五年冬來令無雪春雨澤遂無麥夏又雨少秋霜早殺穀無禾六年冬又無雪麥子不入也七年春又不雨韓大饑自十有一月至於六月民嗷不能

者萬計僅飽口者千計食充腹者百計爾薦紳先生哀之議以
各里之人收養各窮高下相錯益以期活人民不至靡遺然殫
相望余哀問之皆曰韓地狹俗奢不積粟今歲饑至飯草木與
土石人多死噫可悲哉余爲之嘆韓民好商賈棄本務余繇汴
淮來韓途所至華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韓人也余固知末不勝
本矣地十七其山十三其賈饑至而窘固其所哉余與薦紳先
生又議爲之所皆曰賈多則農稀地小則粟少粟以翔貴市不
得平民是常饑余爲之屈乃讀古人書而得之李惺之言曰價
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
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
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便糴貴時減
價而糴名常平倉民便之唐劉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

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
得其平而已矣因與薦紳先生議余以俸易粟一百石實之諸
先生各有捐錄城以內達諸四野士之禮民之義咸在焉得二
千石余曰倉以常平矣母置官倉久或以爲官也吏胥之猾得
與手焉將不平務任得其人非薦紳先生主之耆老司其出入
不可也母借邑雖有大役非歲不得動焉然則邑公地謀一所
貯粟額以常平義倉薦紳先生議每歲二人主其事鄉耆老有
行誼者歲二十人春粟貴糶常賤市價一分而所糶之貲薦紳
貯之至秋賤貴市價一分糶隨其高下貴賤奪其滿盈茲歲所
積卽爲粟母不至再煩人三年兩熟以漸生息不多取利而市
價常正然糶卽市倉門勿與他市混又勿與富人斗勿過貳以
使農而濟窮也積久行之過歲有小中大之不同或大賤其價

之使微利償或捐以貽或粥以嗣得彼三人者之遺意
變化遇之而要失吾常平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
其平而已矣

居喪論

賈絳芳

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也禮之爲用多端而大
惟冠婚喪祭冠禮之廢久矣婚姻悉皆論財祀先大典亦咸
焉而不之問祇此喪禮人所不能免必不得已者率皆以文
末而遺本焉嗚呼甚可悲也方其父母之初終也正當
鼓鑼優樂闢於靈次至使孝子慈孫有不暇哭泣
心於此者卽在弔者亦皆以儀文之盛衰論喪家之敬
子與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是之謂自致與昔程

石喪坐客有欲飲酒者門人問於先生先生曰不可恐陷人
不義必如此方是以禮自處以禮待人乃今也則宰牲治酒
而弔奠之人而人皆欣然享之并其餘而帶歸之且較其豐
如此而尚可語以有喪之制未嘗飽哉甚而孝子亦肆然
酒食肉人亦恬不爲怪所謂三日而食者果如是乎噫雖至
之人與之講食稻衣錦之章未有不笑予之言安者試返之
曰果爾不然與書曰匪知之艱行之惟艱是蓋在行不在知
破孝一節應服者可也有不應服之人何忽以此凶物加之
親友亦何樂以此凶物受之此皆以有用之財物用之而反
害於禮者也凡此者無知之家不足言矣卽有明知其非者
皆以爲父母之事恐有人責其薄於親姑當從之嗟乎其亦
愚耳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言乎樽也而衣衾

棺皆在其列卽如墓石以誌行誼灰隔以堅穴塋作主必法乎年月日時之度祀土必請夫誠敬格神之人丹旌素旒不妨其潔也祭品祭器不妨其整也如此而孝子之心亦可以粗安矣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以父母之事於此而稍有遺憾焉將爲終身之咎而不可以復贖矣豈必哭泣之不暇而勞勞於務外以悅人之耳目者乃爲孝乎吾夫子告林放禮本之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是在有志於世道人心者有以倡之

韓邑喪家素有祭輜輓聯之例以綾緞紬帛爲之巨家或至數百聯卽至微民亦有數十聯或數聯在親友之爲費也甚多而喪家受之却無一毫之益先侍御病中囑以身後事卽以此爲戒故其後雖有縣令親友等之祭不過以紙書其祝文讀畢而

焚之遠近談爲美舉其後此風亦漸息矣至於喪葬不肖等哀毀之際親友皆以儀文必不可少爲勒不肖等執禮不嚴雖切身之事竭力爲之而禮之所無者竟不能一掃而除如軸聯之足爲世風也噫可勝嘆與可勝嘆與躬行君子其以身焉率之甚勿如愚之能言而不能行也

墓志

太史公侍妾隨清娛墓志銘

褚遂良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遇有事去京妾竊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葬於長樂亭之西天帝妾未盡大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風

食何所君亦將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
余感席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
千億年血食於斯

元韓城尹兼諸軍與魯陳公墓塔銘

郭汝弼

余行四方多矣嘗聞龍門山水雄壯其靈明清淑之氣盤礴鬱
積不徒昇於物必有以鍾於人則英偉卓犖之士出焉吾於敦
武君見之矣君諱大中陳其姓子正其字世爲河津之故鎮巨
族曾大父誠大父興俱潛德不耀以財自娛考德冊歲庚寅從
車駕西征後以功錫符倅楨州遂分家之半居焉因卒於官用
考貴君廼嗣職癸丑授韓城尹至元二年改除楨州軍事判官
四年移判乾州事七年勅授澄城尹加敦武校尉將軍復調韓
城尹君之佐兩州宰兩邑首尾三十年其爲政也嚴而不殘明

而不察雖以三尺從事第去其害而已初雖無赫赫之譽既去而民咸思之性剛正汎愛篤於親戚朋友客多踵其門殊無倦色君平昔嗜看書公務之暇手不釋卷每冬夜會友講經以爲常歲時之奉祭祀也怵惕淒愴涕泗交集宛若袒括之日豈非能追遠者乎遇鄉曲之老者必改容禮之未嘗以貴自挾至於醫藥卜筮筭數之術能窮其大略其於吏事不學而能者也君昆弟五人君其長也至元壬午仲冬有六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夫人何氏有賢行先公卒子男三人過庭存信得安一日過庭扣門而來謁乃謂余曰先君葬有日矣弗克返於故鎮之先塋今下新塋距韓城縣治之東南五里名曰陳莊且以君長壻稷亭名士段季方所爲行狀見示子幸爲我銘之余適爲是邑義何敢辭嗚呼君有才而用不盡竟止於斯使君得顯

方面乘大權其功業必有大過人者豈特此而已哉復系之以
辭曰韓山蒼蒼河水洋洋抑敦武君之藏詔後人其勿忘

郝北山墓銘

岳崧

北山先生郝姓諱鸞臣字巨卿祖帶儒宗係韓奕人也前金明
昌元年庚戌生幼學明敏博識洽聞文章光艷名重當時泰和
八年占京兆府試榮擢巍科一時人物靡不欽風推獎其異於
人者遠矣厥後歷重慶興定貞祐元光之祀三赴大比雖廁上
游位不至達噫嘻何其命耶至正大己丑始蒙恩賜守知商州
洛南縣未幾值金政衰微干戈滿地天下紛紛明年庚寅聖元
大軍入秦川韓城當要衝平蕩無餘乃至骨肉相失被虜河東
孤身遁走流落之汴天興壬辰大中書丞相耶律公爲董軍國
事適汴乃張宴以待四方之士於是入謁有詩云大道分明有

殺機干戈未定竟何之寒枝欲發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大
加嘆賞至乙未天下甫定元元蘇息得親耕鑿先生安息而歸
桑梓至戊戌年問京兆府學設置貢院精選高業儒人作考官
設詞賦已而蒙陝西行中書省公選充本省叅議兼管京兆府
儒學提舉學校事十數年休致告歸先生平日喜酒樂詩觴詠
之情未嘗忘也及暇日會文士鄉舊暢序陶懷於泉石之下豈
不快哉無疾終於寢所享年八十有六實至元十二年乙亥是
也葬於先塋之西南從禮也舉朱氏祔焉生二子長曰邦榮次
曰邦彥邦榮生三子曰誠曰郁曰論邦彥生三子曰益曰楨曰
祚通經俱治儒術庶幾不墜前人之緒不其邁歟已下諸孫尚
幼未名一女適進士王瑀一日誠益議欲墳前樹一小碣持行
實之狀來丐僕爲文以記之僕嘗受業於先生之門下義不敢

辭乃辨其實以彰先生高世之才出倫之德具載於文而表出之以詔後之人不惟紀先生才德之實抑亦顯裔孫大孝不貲之義庶俾將來垂之無窮之有永良以此也延祐四年歲次丁巳十月望日郝誠立石

侍贈修職郎石門縣主簿濂濱王君墓誌銘

孫景烈

余再掌閤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群爲諸生所交推者韓城王杰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而導之以正學杰卽信而從之曰杰父所以教杰兄弟親師取友者意實在此時杰父濂濱君方爲浙江石門縣主簿而杰與從兄煥胞兄澈自浙歸同學於閤中余遂得悉君之所以教家與其所以勤於官者識之不忘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杰以選貢授藍田

教諭余方謂君志之未竟者樂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杰匍匐
來武功以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卜是年十二月
十七日安葬先塋之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廷
詔字鳳啣濠濱其號先世自晉洪同遷韓爲農家父象峯公居
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就外傳貧不能卒業而所誦
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嘆曰吾不克以文學起家奈
何以子姪仍爲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
課事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卽延師教授而君於公務之餘
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姪八人皆彬彬然文學之
選功名方盛而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爲大使也每
夜分巡城中同官詭與止司遇君獨否上司廉知其誠皆器重
之委署無虛日制府坦齋程公方伯撈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

勞績卓卓可紀者督運賑餉招撫平陽災黎二事爲最方黔之苗民騷動

王師芻粟不敷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糧督修阻督者難其人有言於制府稽相國者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墮淚別家君毅然前往無懼色且曰蠶茲不恭弄兵戈於潢池中聞軍餉至當鼠竄耳爰飭護兵如期而至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朝引見准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溫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曰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署卽受檄兼程赴平陽攝縣事宣布

皇恩分賑施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祈甘霖禁鬻男女皆肫肫懇懇如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

遠千餘里爭載斗技燔以送尋推陞石門縣主簿九載而去去之日民醵錢以餽君拒弗受曰吾居官已不受爾賄矣民乃以錢置酒日享君於途錢盡羣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銘曰君弗遠於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閒君弗顯於仕也而仕獨殫厥才君其不可作也然弗朽哉

雜文

夢中作 至聖廟上梁文

王琢玉

一貫之室大成之堂六合以爲柱石兩間而作宮牆範圍於三皇五帝包涵乎千聖百王峻極壁立兮綏來動和光明潤澤兮江漢秋陽覆載無方兮上律下襲闔闔有準兮祖述憲章出入於高堅前後進退乎用舍行藏循循然禮義之府皜皜乎廣安

之鄉類萃超脫富美無疆紹斯文於不墜衍道脉而靈長與
元會而終始者是爲夫子之榮

祭漢太史公文

張士佩

唯公學貫天人道窮今古百世文宗萬代良史士佩等幸生太
史之鄉默成斯文之佑屆茲清明用伸掃祭尚饗

祭禹廟文

左懋第

萬世明德稽古大禹天地蒙處神幹天鑿兩山屹嶢惟禹之門
元酒束帛以當祀存

祭司馬子長墓文

前人

六經既往惟史是求體本尚書義則春秋先生不往神在茲邱

禹廟禱雨文

前人

維王明德紀在詩書童而習之知唐虞以來地平天成之聖人

萬世賴焉而未恍然如見其人今來知韓城陟步岡阜遡黃河之水而親大雅所謂奕奕梁山禹貢導河積石所至者遂如親見禹焉念茲土維王甸水功大著伊始古聖人一生之神必有所結不散於千萬世後王之神其聚茲土耶茲土旱不雨知縣懋第齋沐敢告王三代上仁人君也不忍民爲魚詎棄茲土民異大岷乎神在天勿小一邑民無今昔殊德豈擇大小哉

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維神治韓城於陰第治韓城於陽陰陽一氣相表裏咸欽承上帝好生德以撫綏天子百姓俾勿顛余自壬申十一月來宰茲土見韓民疾苦欲泣三年來流寇蹂躪土民遭殺戮十去其二士馬集粟芻屨給富者貧者死民之財力十去其三寇稍遠山有伏莽白晝殺人民有牛不得耕有妻女不得據爲有者比

比又兼天下多事催科如束濕吏傷撫字心以朴楚民縣穀何
有促而相求一檄之至萬姓攢眉民之生機斷絕十分之中存
四五耳嗟嗟斯民亦可哀矣賴神之休伏莽消滅山中三年不
耕之土今有農跡且平原苗良望雨如饑渴民之生機斷絕十
分之中存二三耆一時而已爾余不肖自蒞茲土進斯民而問
所以求除民害而寬其力者不遺力盡晝不遑食夜不遑寐以
求之神之聰明正直其爲民計必倍切於余而終日密雲霾雨
不零民之生機將絕而莫之救必余不德以致此也嗟嗟百姓
獨何辜哉余不德不能安百姓而又以余之故災百姓百姓獨
何辜哉第三日齋沐而後敢告於神或爲予不德當譴及余與
以謝百姓或茲土有冤抑鬱結之事足以召災者神當開余神
明或發余於夢覺余不憚捐此身以爲百姓請命夫謫余身以

謝百姓與捐余身以達百姓鬱鬱之氣皆足以雨也惟神聽之

再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神民之主韓民苦盜苦兵有三年矣今年春流離者多歸而窮苦者忍死埃爲麥爾而春雨不足二麥無賴上者收十分三而下至失故種噫可悲哉流離者方悔歸而窮苦者至不能忍然猶不肯去而死以埃者爲尚有秋爾今不雨秋禾種不克入地已種不克出噫可悲哉神將聽民徙聽民死亡而不之顧耶第三月禱於神輒雨四月將禱之先一日神又雨雖不肯相繼猶足而禱輒應以知天行偶舛而神能致雨以救茲民也神不棄茲民也第齋沐三日而禱於神雖薄德不能格神然所以賦不忍急而罰不敢重者凡以爲茲民爾願爲民請命之意備於前禱文惟神雨神與民之主而第藉神以少安民上矣

再祭城隍禱雨文

前八

神民之主也民依爲命其可爲者令任之其不可爲者祈之神以化陰陽衍水土生穀消災肯以降民百禱第履斯土一年去年春不雨神降之雨夏雨秋雨雖未霽擬隣域爲有澤焉民生命幾絕而縲維科休今迫甚矣冬無雪焦土不可下來目所睹人皆不復人色饑餓欲死而不卽死欲逃不卽逃懸此區區焦土得纖微潤猶耕而望食耳今急矣皆令有罪致之令履斯土可爲而未爲者多訟宜息愈繁刑宜措益不可止河崩尚稅解戶未革土風攜民俗侈未正皆第所未爲而亟欲爲之令有罪百姓何罪惟神憫茲民降之雨五日不雨則耕愆期十日不雨則土不可耕饑者立死不死則逃令亦安能擁此虛無人之邑以奉神祀而亦豈神所忍哉惟神降之雨則斯民有生氣第借

以行其未及爲者而神以爲人所不能爲滋萬物以神明茲土
民樂其生盜賊大息凡有血氣敢忘神之休

又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依神爲命五有年令之心無以欺神之靈亦心竊識之第至
韓無歲不早旱輒禱於神禱輒雨神庇茲土民極至民獲有主
第依民至今惟神恤今有請者神聽韓民瘼六年旱七年大饑
遺黎僅滿整餘八年非有年九年秋水民未遑飽幸麥及於土
而神靈雨澤豆亦土皆勃生三月朔神又降之雨爲隣所無惟
神休哉而一月旱多風麥艱於秀豆憚長第自會城歸黎苗之
性情與土民心皆望神再降之雨如亟饑渴然第知之而不以
告且祈豈知神恤民之心哉齋沐三日方敢來告惟神憐民苦
察吏之愚誠降之澍以拯羣生

祭山神祛虎文

前人

嗟韓之民古稱樂莫如也三年以來死於寇寇既驅又死其餘
葉韓民咸苦賊而西北岡陵嶽崎草木豐密爲賊盜出沒薶三
年幾無農夫足跡而空山寂遠豹虎異類遂與賊盜分域而居
余奉命來知韓城憤賊害吾民合募義兵十一路入山窮勦渠
魁先遁釋其協從不戮一人而山中清此山中所以有人而虎
時時出食人嗟哉韓民寇稍靖今又死於虎聞之百姓受命於
上帝惟山有神必受命來治韓之山而豹虎類惟其驅使無不
如意敬以羊豕道祭惟神有靈或驅之異境或制使不噬人人
物各安其所神之惠不然非神無靈則物之不受神制也神無
靈何以神爲物不受神制則惟有驅除之而已爲令者勢必僣
以驅除盜賊者與虎爭此百逆神奉上帝命以制伏於陰余奉

帝命竭一邑力以驅之於陽虎又非如盜賊之可以情赦也必
殲之乃已然余聞之昔虎有渡河者又有噬人自赴服死者虎
物也夫豈能然當必有神焉以驅之余不敏治績不及古人而
爲百姓之心則一余又決神之有靈必能制虎不噬人則必能
鑒余爲百姓之心而不願爲令者出而與虎爭也余且以制虎
之德率百姓戴神休奉神血食永艾神力之所能亦所樂也
其有以鑒余矣

再禱於山神文

前人

天地好生惟貴人而聖王愛物不及虎豹貴賤之勢懸然第自
蒞韓癸酉歲虎食人第文禱之神虎以不食人又甲戌狼害農
第禱之神兩狼旋爲人所從獲害息神能制物以寧民從令請
如是而獨泉山兵之防農耕者來云虎食人或祥未及察而有

此報告之神虎之食人者當殛如殺人例而制他虎不食人惟神之靈令且率土之人祀報神

祭八蜡文

前人

攷之郊特牲蜡於歲終卽邑祀常春秋之仲茲祀何祀先嗇及司嗇及農野苗良也及郵表畷田畷得有事也及貓虎客之歲山有虎以祀徙今且有跋獸害農尚其驅及坊水庸利也及昆蟲不災也吾祀且祈以護萬生八蜡其通年以順成

禱於橫山文

前人

人窮則呼近天者岑小民之命上帝之心登岑高呼靈雨其霖祭烈女王小桂王黑女烈婦吉氏高氏薛氏烈民王慎王
欣王真心王端心墓文

前人

嗚呼王氏男女節見者九也是讀何書咸毅不屈取義與仁嗚

呼生煢死塵惟所自成神將古人烈哉吾爲取此男廉貞而女
潔清以風夫韓之民

祭王烈士文

前人

嗚呼悲哉萑苻有人爾奏厥功天何爲者爾喪厥功修矛而死
維秦之風時稱邦傑騷歌鬼雄嗚呼

祭李將軍文

前人

嗚呼余與將軍驩三年矣予弱書生而好親奇謀善劍之客初
來爲韓城令未及廓一里健兒伍百服弓矢佩刀迓余道周問
之將軍健兒也及廓門將軍迂於門外魁磊慷慨以慨舊籍余鄉
又榆林產先大夫昔佐餉榆林余每覲榆林人如故人况魁磊
慨以慷如將軍者哉韓故苦寇余至時猶有揭竿者七百餘人
匿山中一月中三出殺掠人余恨之與將軍議將軍世武知兵

且知學不妄殺人余因與約遇大敵衝其堅脅從者縛之將軍
命人持一組余命鄉義兵四百合將軍健兒伍百將軍擐甲帥
師環深山入則寇鳥獸散不敢拒我師而將軍以長組繫脅
從二十有一人歸付余余各釋令歸農而山中寇絕跡以清此
崇正六年正月事也十二月黃河水堅有賊千餘自晉踏水侵
我任家嶺界將軍則夜馳以三百騎往射之賊還射不勝大傷
走晉余馳往勞軍晨至其地見將軍督健兒貫弓河上健兒臂
半血殷將軍未食一日矣余煮米與坐陶穴中食出所攜俸錢
以饗士仍爲之泣嗚呼將軍勞矣七年大饑二月晉賊復繇宜
川界踏冰近我界以南三千人余恐宜徯間饑民附之遂不可
制將軍亦恨任家嶺但射走之未大斬獲不足以壯吾氣遂與
謀十日糧將軍方病蹶起帥健兒日夜踔百二十里至澄城界

斬百六十級而還嗚呼將軍亦壯矣哉四月饑甚餉不至諸健
兒絕糧者三日余母氏陳宜人至解簪珥合所世藏遺器付將
軍爲諸健兒一日餐將軍亦爲余泣嗚呼此吾兩人共事之情
狀也秋流寇大入秦將軍亦病甚然不肯以病辭自秋及八年
春時時帥健兒往來同耀潼商間以殺寇功多天子特命陟都
司將軍舊秩守戎也然將軍愈病甚會將軍舅氏李大將軍卒
將軍哭之哀遂劇又七月流寇以數千騎攻我縣南二十里之
芝川將軍病已大劇而將軍昔屢爲余言曰先將軍以殺虜死
疆場我誓不死床褥間其壯如此會病不可起聞寇來遂憤憤
以卒嗚呼余時方登陴甫聞張司訓及將軍裨將血戰芝川挫
賊遁去而見有持一紙向余者視之則將軍與余訣辭也嗚呼
哀哉余與將軍共韓三年同饑飽勞逸如兄弟每杯酒相酢輒

說先大夫治榆林三軍歌詠狀而余亦常道稚年寓榆林時獲游雄石峽鎮北臺觀壘市及城舍沙磧歷歷所記事共相咲樂兩人意氣所向真無間而亦以同心獲三年使逆寇未得志境上以宴如余所驩于將軍豈可勝道而一朝永別豈不痛哉將軍卒四閱月時十月八日也將軍夫人與子將扶柩歸於榆林余先日哭將軍柩將軍元子有將略已請於上臺得爲偏將繼將軍事者卽佐將軍軍政者劉將軍與余同心如與將軍時將軍之健兒卽余赤子皆不至貽將軍憂嗚呼哀哉余今日哭將軍柩明日哭將軍於道過茲遂不得效兄弟朋友之哭豈不痛哉余之誄詞歸懸將軍壁上尚榆林父老顧而問之曰此故佐餉左君之子之誄也此余得永驪於將軍家者矣生死別離中心如也余牲余醴將軍其來饗

祭文

吳鎮

惟神來方禋祀赫赫厥聲七月流火溥彼韓城旱魃爲虐憂心如醒終風且暴寧莫我聽祭以清酒靡愛斯牲有滄妻妻終和且平

書後

書單公祈雨詩後

岳崧

夫祈雨威應詩者乃單公師中爲韓城縣尹周從仕元舉之所作也書於縣署西水榭之壁間有本縣儒生阮珪慮歲久湮沒爲可惜也遂錄而刊諸石庶傳不朽俾後人知至誠感神之誠信有徵矣矧蒞政惠之德暨甘澍獲應行事之實已有碑記載之詳矣茲不復云

書漢太史侍妾隨唱娛墓志後

徐起霖

余藏古帖中有褚河南撰太史公妾隨清娛墓志甚詳筆更韶
邁雖衆神之事君子不深信但太史公原不必以一侍妾增重
笑俟後人緣飾卽褚河南抑豈無稽者哉及過韓原展謁公祠
孤塚巋然貞姬墓且隔百七十里鮮有一字慰芳魂於地下者
因嘆千古文人必副一時慧眼清娛能識河南於死後寧不能
識太史公於生前可謂似得一死惜嗚彼小星未借連理一枝
耳爰檢舊帖摹勒祠側碑徘徊吊古者同發一慨云

書康孟謀題太史公墓詩後

徐嘉炎

太史公生於龍門葬於夏陽皆在今韓城縣北距郃陽爲近受
形於斯歸藏於斯二千年來魂氣所之不離其父母之國史通
子之封知其後人尚有顯者不獨以清娛之侍流傳餘韻也孟
謀于子長益爲其鄉之後進而盛以詩鳴乃深足相暉映者今

讀其拜墓十二章伯仲少陵俯視北地濟南之屬史公有知當聞而默舉使孟謀生建元太初之間諒出壺遂諸人上矣

書李將軍勝圖

左懋第

崇正六年十有二月黃河水堅賊擾鄉里無食夜踏冰銕船窩渡任家嶺者千人任家嶺韓城地也李將軍先遣裨將以百騎馳射賊賊亦還射傷相當將軍親以三百騎往射之賊大傷走余皆騎往勞軍望黑旄頭立山嶺兵還高崖向河而陣至則偕將軍地上坐虎皮茵與語崖下卽將軍射賊處也七年二月賊乃踏冰銕老雞坡渡道河清川以南者知清川皆宜川地與韓城界也將軍恨之余恐宜維間饑民附賊多且難制將軍以健兒五百持十日糧日夜行百二十里至澄城界牛角相李得賊所在戰斬百六十級而還奪其掠婦女五十餘人各歸其

家牛馬百以饗士余甚壯之將軍名英榆林衛人